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沉沦到荣光(1931-1945)——抗日战争全记录 /
李继锋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723-325-1

I. 从... II. 李... III. 抗日战争-史料-中国-摄影集
IV. K265.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1217号

从沉沦到荣光(1931-1945)

——抗日战争全记录 / 李继锋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涛 陈莎莎
特约编辑: 于 懋
装帧设计: 梁 雷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570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325-1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1
本年大势	1
“九一八”之夜	8
石原们的野心	13
江桥的抵抗	16
制造北平天津骚乱以扩大侵略	19
东北之殇	23
狂热的岛国	30

1932

南与北：孤独的抵抗	35
本年大势	35
锦州、哈尔滨被占 东北沦陷	44
鼎盛期的东北义勇军	49
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57
伪满洲国的出现	73
国际联盟的介入	77

1933

城下之盟	84
本年大势	84
山海关的尴尬	92
热河的耻辱	95
长城鏖战	101
日本退出国联	112
困境中的东北义勇军	116
飞行热	119



1934

中国：岛国的后院？	122
本年大势	122
溥仪：从“执政”到“皇帝”	129
新生活运动	132
叶木花之死和藏本英明失踪案	136
中东铁路的买卖	140

1935

谷底	143
本年大势	143
华北的危局	153
“一二·九”运动	162
进退维谷的国民党	167

1936

殊途同归	171
本年大势	171
西安事变	176
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180
救国会“七君子”	183
华北：演习中的对抗	188
绥远的捷报	192

1937

到了最后关头	199
本年大势	199
卢沟桥的见证	210
平津沦陷	213
上海：四个月的恶战	222
八路军东进和平型关大捷	233
山西：日军的泥沼	236
南京的陷落	241



1938

以空间换时间	244
本年大势	244
堡垒般的山西	260
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作战	264
以水代兵的花园口决堤	274
保卫大武汉	277
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288



1939

积小胜为大胜	294
本年大势	294
胶着的正面战场	301
鲜为人知的冬季攻势	306
共产党武装的迅速成长	312
白求恩医生与战地救护	318



1940

窒息时刻	323
本年大势	323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336
张自忠的牺牲与宜昌失守	341
大轰炸下的重庆	344



1941

内与外	350
本年大势	350
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冷冻	359
长沙：正面战场的焦点	364
敌后军民的困苦	367
租界：不再是避难所	371



1942

- 结盟后的远征 374
- 本年大势 374
- 三战长沙：盟军的唯一亮点 382
- 远征军入缅与蓝姆伽训练 386
- 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392

1943

- 光与影 399
- 本年大势 399
- 敌后根据地的复苏 409
- 湘西的常德会战 413
- 后方工业的困顿 417

1944

- 两条生死线 420
- 本年大势 420
- 大陆交通线与日军的“一号作战” 431
- 驻印军反攻缅北 436
- 滇西之战与中印公路的开通 442
- 敌后军民由守转攻 449

1945

- 永载史册的胜利 453
- 本年大势 453
- 苏联出兵东北 467
- 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471
- 战犯审判、日俘日侨遣返与战争赔偿 478

1932

1932

南与北：孤独的抵抗

本年大势

1932年是在中国的政局处在混沌中到来的，那时的南京刚经历了一场权力更迭。蒋介石已经退出了权力的中心，行政院长孙科接管了南京的中央政府。但政治最终是力量的抗衡。在江浙一带缺乏基础又不能掌控军队的孙科内阁是短命的，取代他的是国民党内两个巨头的全新组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蒋主军，汪主政。真正的权力落在蒋介石的手中，“蒋委员长”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新的政治联盟还在酝酿之际，上海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战事。日军占领东北后，日本特务机关为吸引各方的注意力，掩护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不断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寻衅滋事。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正要遵命后撤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想在国际商埠上海上演一出新的“九一八”事变，好不让日本陆军专美于前。但出乎预料的是，第十九路军的战斗意志异常强烈，而上海民众对守军的支持也非常踊跃。日本



日本海军陆战队挑起战争，致使上海原本繁华的街市化成了废墟。

海军陆战队的运气远不如令他们嫉妒的关东军，因为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官兵是一支勇敢善战且爱国情绪炽热的军队。他们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没有得到南京政府首肯就果断进行了抵抗，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打得来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抵抗是中国军队自动行使防卫权，开中国军队大规模抗战之先声，与东北军的几乎不战而退截然不同。戴斗笠的十九路军战士成为与东北义勇军交相辉映的抗日象征。

广袤的地域是中国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反应迟缓的弊病。在地方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各地的人们往往会有差异很大的反应。东北的丢失对东南沿海人民的震动起初还止于理念上的，情绪上的。但4个月后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惊醒了许多在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人。日军的炮火与轰炸让他们终于有了切肤之痛，如骨梗在喉，如锋芒在背。

就像沈阳人忘不了“九一八”，“一·二八”永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正对面的公寓里，住着鲁迅和他的家人。从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在司令部院内集结着大量士兵，随后卡车在轰鸣声中载着他们向南驶去。至今，在鲁迅书斋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一发流弹所残留下的弹痕。

极少人可以停留于战争之外，连一向被认为最安全的租界也不再是可以苟安之地。尽管交手双方都尊重租



1932年初，因为淞沪战事爆发，首都南京直接受到威胁，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的胁迫，国民政府决定将政府迁到河南洛阳，并在那里召开了“国难会议”。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统治模式已经受到质疑。淞沪战事告终，政府才重新迁回南京。图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出行到西安。



苏州举行悼念十九路军阵亡将士大会。图为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在会场上。

界的特殊性，但谁也不能在技术上保证，子弹和炮弹就百分之百不会落在租界内。国民党政府在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勉强形成决定，将政府的办公地点从南京临时迁往河南洛阳。那个内地的故都虽然破旧不堪，交通不便，但可以免受日本军事力量的直接打击和胁迫。除了这个决定，它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十九路军、第五军和上海市民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全世界都被这场战争所吸引。30年代的上海是各国侨民杂居之地，在这个城市发生战争，立即会引起国际瞩目。日本在这里的收获不及在东北的一个零头，而伤亡要比在东北惨重得多，他们遇到了中国真正的战士。

1932年5月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军民5万人涌向了会场，居正代表政府主祭。参战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均亲临致祭。上海《申报》(6月1日)描述道：“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第五军官兵，衣黄

呢制服，整齐严肃而躯干彪伟，精神饱满。十九路军将士则穿青灰布制服，短裤露膝，背系光荣无上而受外人崇拜的十九路军战笠，身材虽较短小，而勇健活泼。”

“一·二八”，也就是1932年1月28日，那个战事初发的黄昏，最先与日军交火的是十九路军的张君嵩团。张团长向他属下的牺牲者，以及全体阵亡官兵，献上了一幅挽联，包含了对这些为国捐躯者的深深敬意：“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



1932年，日军侵占哈尔滨，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图为十九路军阵地。

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同一天，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一天，向阵亡将士的英灵致敬。那场延续了30多天的战事中，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

十九路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南国广东，为保卫上海而战死异乡。有了这些忠于民族的无名英雄，十九路军才变成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珍贵的名词。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黑瘦长，行伍出身，面色冷峻，一看就是位职业军人。“一·二八”战事一开始就是世界瞩目的战争，十九路军与蔡廷锴将军的威名随即震动中外。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则是一副儒雅书生模样。他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是中央军中少见的有政治头脑的将军。他常奉命带兵出征，但一打完仗，就立即交出军符，而到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上班。考虑到当时带兵将领的赫赫权势，像张治中这样不恋军权的“傻瓜”百不一见。当初，十九路军

战争开始后的无畏表现感染了这位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他组建了第五军，由原来的国民政府警卫师八十八师、八十七师构成，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烽火连天的淞沪战场上，第五军是焦急待援的十九路军盼到的惟一援军。两支军队渊源并不相同，但张治中表现得很识大体，一开始就表态，要诚意服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挥。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是为保卫上海而战。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世界列强都与这座城市有利益上的瓜葛。由于“一·二八”一役，日本在上海竟无多少实质性的收获，以致当时多疑的人怀疑中日停战协定后面必定还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条款。其实，协议中最严重的条款就是规定中国军队不能驻扎上海，而由保安队和警察负责上海的治安。但这一条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军队于1937年的“八一三”前夜重新进入上海布防。

上海战事部分挽回了中国军人的名誉，证明中国军人绝不缺乏捍卫祖国的



十九路军蔡廷锴军长在前线。



“一·二八”前夕繁荣有序的上海街景。



毁于战火的上海街市，其中，闸北受创最重。

勇气和牺牲精神。而在此之前的数月，东北军队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无所作为的表现，已让中国军人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不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来的历史书，绝大多数都把赞美之词奉献给了十九路军将士。他们果敢应战，并以一军之力单独抵抗日军长达半个多月，赢得举国盛誉，当然是名至实归。不过，第五军将士虽然后至，但付出的牺牲几乎与十九路军相当，只是轮到分享荣誉时却难免有向隅之感，悄然湮没在十九路军的巨大光环下。这种落差由于蒋介石顾虑战事扩大而刻意低调处理第五军参战一事而愈发显眼，不过在内心里，蒋介石与其左右将领开始对十九路军心存芥蒂。十九路军本来是忠于蒋介石的军队，但在这次战事后双方却疏远了，后来双方关系日渐乖离，直至反目为仇，演成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个中原因至堪玩味。

在1932年淞沪前线休战后，蔡廷

锴曾去谒见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的蒋介石。那次见面给蔡廷锴留下了灰暗的记忆，并记载在他后来撰写的《蔡廷锴自传》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的统帅“除普通照常训勉数语外，不似从前北伐时得胜归来召见的微笑与欢容，最后更用力地嘱咐一句，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最后一句话是有所指的。

1月28日，战事发生的当日，汪精卫赶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院长。十九路军已经接到了撤离上海的命令，他们虽然不快与不甘心，但并无意违抗军令，作好了调防的准备。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但日本海军陆战队气焰嚣张，主动挑衅，于是尚未换防的十九路军毫不示弱，在没有接到南京的正式命令前，就自行决定武力还击。战争是在半自发的状态下进行的。与东北军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不同，十九

路军抗战是成建制中国军队的有计划作战，并得到上海市民的充分而有效的合作。这甚至也算得上是中国的精锐正规军在1901年辛丑条约以后，第一次大规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

蒋介石虽然同意张治中的第五军增援上海，但从“九一八”以后，他就始终不赞成全面与日本开战。十九路军经过淞沪一战，成了抗日的象征和代言人，这与蒋汪政府小心翼翼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极不合拍，而且蒋介石还怀疑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利用民族英雄不朽之名声，在政治上别有抱负。双方互不信任，结果终于走向决裂。

1933年底到1934年初，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演出了废弃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称号，建立新政权的惊人一幕。这支因为抗日而赢得过巨大荣誉的军队已经厌倦默默无闻而旷日持久的“剿共”内战，也厌倦了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刻意隐忍。但新政权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摧毁。在那次军事镇



1932年，日本如愿以偿地建立了“独立国家”——满洲国。图为“日满议定书”签订时的场景，日本方面的代表是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稍后，日本又一本正经地取消它在“满洲国”的原有特权。这个帝国伪善得令人恶心。



1932年初，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图为被日军逮捕的抗日志士。

压行动中，张治中奉命出征，并在古田和平接受十九路军守城部队的投降。十九路军原将领后来一直参与反蒋活动，一度在广西重建十九路军，但随着1936年9月广西与南京的和解，重建活动只能是昙花一现。1937年淞沪大战再起，张治中老马识途，率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重新进入上海，而那时的十九路军已经湮没为历史上的名词，真堪浩叹。这是一个悲惨画面，在国家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大量质量低劣的军队靠将领的政治投机而在中国国防军中滥竽充数，而像十九路军这样少有的优秀、有传统的部队却被解散、消灭，不能重新为国效力，演绎了一出民族的悲剧。

但十九路军官兵已经在国人的脑海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们在上海能够做的事，其他中国军队也能够做。榜样的力量就像源源不断的清泉，浇灌着已经枯涩而苍老的民族精神，激发出怯懦者的勇气，增进勇敢者的信心。对照它，轻易丢失东北的不抵抗主义者显得苍白而怯懦。就像“一·二八”四周年的时候，李公朴所评论的：

“‘一·二八’的记忆，并未在大众的脑中洗淡。客观事实给予不抵抗者的残酷的暴露，更使这一段光辉的争斗的事迹，活跃在亿万人的脑里，一天天认识了这一段斗争的价值，一天天认清了‘一·二八’一隅的抗战就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惟一应走的道路。”

南京东郊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淞沪之役的128名阵亡者的遗骸，第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他们是“一·二八”中国军人顽强精神的象征。1937年后，它与庙

行无名烈士墓等几处公墓都受到日军的破坏。

其实还应该追悼那些惨死的普通市民，战争让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生命，还有财产和住所。在战火最激烈的闸北五区，原来有10.1万人，战后只留下800人，逃难的人就是回来，也寻觅不到自己的住所，原来的7627所房子，有6435所毁于战火。

这一年，东北义勇军空前活跃与强大，日本总是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其实，发生在上海与东北的早已经不是什么事变，而是真正的战争。



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女兵。



东北义勇军的马队。义勇军战士与十九路军成为中国不甘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象征。



1932年，日本新驻华公使吉明上任。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的淞沪抗战，中日之间仍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国际上少见的奇观。



图为中国驻日内瓦全权代表颜惠庆。这位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迅速打通了中苏关系。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痛感日本威胁的中苏两国闪电复交。



日军入侵而中国内战不断，为此，社会上忧时人士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图为开会时的场景。

苏联代表加拉罕与中国代表莫德惠会谈，中苏关系继续解冻。



在经济危机异常严重的时候，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实行“新政”。



锦州、哈尔滨被占 东北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人民忍耐，以等待国联的决议得到日本的尊重，等待公理战胜强权。可两个星期过去了，东北的危机每天在恶化。辽宁、吉林二省政府已经瓦解，黑龙江省政府也处于瘫痪状态。合法的辽宁省政府无法回到沈阳办公，只好暂时迁到了锦州安顿。张学良还在那里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由张作相代理他的司令长官职务。这座距离山海关不远的城市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最后政治象征了。

当时的地理书上对锦州有如下描述：当北宁铁路中枢，内障幽燕，外

控关东，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城濒小凌河北岸，人烟稠密，商务兴盛，为满蒙物产集散之中心，本省中仅次于沈阳、安东、辽阳之巨城也。

1931年10月8日，日本空军空袭锦州。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次发生的对一个和平城市的空袭，造成许多居民死亡。事态的发展清晰地显示日本军队和政府已经决定用武力强占东北，它是在不宣而战。

11月27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命令1个师团及2个旅团的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攻势。但日军的军事行动招致国际主流社会的批评。28日，在一昼夜



锦州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日本空军在空中拍下了照片并进行了震动世界的轰炸，这是一战以后飞机对城市的首次轰炸。

间，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突然下令关东军回返原驻地。

12月中旬，中、日两国政局同时发生动荡。11日，日本若规礼次郎内阁因为财政危机的发生及被舆论指责为外交上软弱等原因而总辞职。

13日犬养毅组阁。

他一上台就表示：

“关于满蒙问题，内阁应与军部协同一致，积极解决之。”

1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布下野，孙科内阁组成，新一届政府对守卫锦州持积极态度，但它本身是软弱无力的。

12月26日，日本关东军再度做好了攻击锦州的准备，集中了1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的兵力。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土匪”在满铁周围活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自动撤入关内而在北宁路一带构筑工事，宣布为保护日本侨民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

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因为力量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会议，但却拿不出具体的方案。士气消沉的东北军几乎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1932年1月3日，日军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锦州。整个辽西地区也落入了日军之手。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持，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了“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

占领锦州之后，日军于1932年1月下旬，进攻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由于苏联当时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日军决定占领哈尔滨和东北北部地区。日军第2师团等部于2月5日下午占领哈尔滨。随后，控制整个北满地区。

人口多于日本7倍，土地大于日本17倍的中国对这个小小岛国的强盗行为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抵抗，但为什么在行动上依旧没有很好的表现？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但晚清以后，私家军体制是中国军事体制上的一颗毒瘤，是中国无力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一个频繁陷于内战分裂的国度不得不吞下外敌入侵时，自己涣散无力的苦果。

那是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名义下，日

本国民从事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14年侵华战争。当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中国政府却怯懦地幻想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用言辞和条约来替代疆场上的铁与血。在“九一八”事变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加上武装起来的在乡军人，约26882人。没有飞机坦克，炮兵和工兵也微乎其微，没有什么机动能力。东北军有20多万部队，拥有飞机、大

炮、坦克，有迫击炮厂和兵工厂。但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仅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中国失去的是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富源，3400万东北民众不得不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下，长达整整14年。它给中国人带来的酸楚不仅是东北的轻易丢失，而且是精神和名誉上的巨大创伤。



轰炸锦州的日军89型轰炸机。



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的日军。



进攻锦州途中的日军。



向锦州进犯的日军装甲车。